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世襲騎都尉畢沅撰

宋紀四十三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元年 遼重熙十年 春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 丁巳以太子中舍壽光任顓爲三司句當公事 朝廷既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今鄜延路城壘兵甲

糧草士馬攻守之計已有次第不患賊之先至請俟春
暖出師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又可擾其耕種縱無大
獲亦不至有它虞又言頃已下敕招撫蕃族首領臣亦
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
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
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乘討伐
未行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不然臣恐隔
絕情意偃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然後徐圖舉兵
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如此則茶
山橫山一帶蕃漢人戶懼漢兵威可以招降或即弃竄

亦是去西賊之一臂拓邊制寇無輕舉之失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乞先修復城寨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俟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幷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俱出三路無異朝廷雖許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納意仍詔仲淹與夏竦韓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師仲淹前後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又言關中民苦遠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

價什之三它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已未加嘉勒斯賚舊作唃廝囉今改河西節度使 壬申詔歲以春分祀高禖遣兩制官攝事 是月元昊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爲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眞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貴極

王公是我眞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爾也自此朝貢之
臣不絶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養生送死
令終天年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也
自先大王薨今皇帝遣使厚弔賻之禮聽大王嗣守其
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違先君之
誓書遂僭位號遣人歸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
于都市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一朝
驟絶含容不殺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傳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
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大王建議之初

必謂過城無備士心不齊驅馬而來所向可下今弃衝過地頻年于兹漢之兵民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與初望無乃異乎大王果以憂民爲意言當府之舉徒由衆請以此謝罪天子必當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之賢一也如衆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單于可汗之稱于本國語言爲優亦不失其貴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下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復康泰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爵命案唐方國之禮

常遣賓佐入貢于朝則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諸蕃所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禮而來則無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也時者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一面請罷惟大王告諭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惟同心向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也大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況宗廟有先

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時以年大王之國將如之何它日雖請于朝廷恐有噬臍之悔惟大王擇焉攷異李燾曰西夏傳云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于點集則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財賦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訓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乃以衆門衆主高延德來歸因乞和榮延德來歸時元昊未始欲臣其乞和僞也

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府大臣議用攻策由涇原鄜延兩路進討降下出師月日今范仲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議而固執前奏未肯出師近聞賊聚兵一路以敵王師若兩路協力分擘要害尚慮諸將晚進士卒驕怯未能大挫其鋒

若止令涇原一路進兵鄜延卻以牽制爲名盤旋境上
委涇原之師以嘗寇正與賊對又賊遣蕃官骨披等
相約二十八日設誓歸順朝廷若非懼見進討卽欲暫
款漢兵大爲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鄜延一
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竦奏示仲淹
甲申遼北樞密院言南北二大王府洎諸部節度侍衞
祇候郎君皆出族帳旣免與民戍邊其祇候事請亦得
以部曲代行遼主從之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
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
事會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諜者言元昊謀寇渭州己丑

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涇原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傅皆從琦面授福等方略以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親至城外重戒之翼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内侍劉肅與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槖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

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故
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
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癸巳至龍笮城北遇賊大軍循
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陳以抗官軍諸
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懌馳犯其鋒福陳
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陳動衆傅山欲據勝
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
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小校劉
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軍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
挺身決鬬槍中頰絕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

命渭州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爲軍斷後是日與觀英會兵于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援于觀軍西屢出略陳陳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津珪傅皆死之惟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里許然不相聞也始珪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

勿傳避去傳不荅英歎曰君文吏無軍責柰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濮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具白琦卽奏之尹洙爲作憫忠辨誣二篇英太原人傳河南人攷異任福好水川之敗宋史不書日東都事略作二月辛卯據尹洙河南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十四日其實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殁凡歷三日也長編引實錄云人馬乏食已三日蓋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于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卽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矣事略作辛卯者

誤也方元昊傾國入寇福所統士卒皆非素所撫循旣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淡悼焉丁酉贈任福爲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王珪趙津武英桑懌等竝贈官各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有差　戊戌夏人再寇劉璠堡　己亥皇子忠正節度使壽國公昕薨贈太師中書令豫王諡悼穆　始朝廷旣從攻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

引去夏竦等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詔京東西等九路增募鄉兵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爲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用富弼之言也著作佐郎張方平言其非便再疏不報　三月辛亥降知鎮戎軍崇儀使朱觀爲供備庫使時韓琦奏好水之役觀雖力戰拒賊官軍死傷者亦多請降官留任以責後效也　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勇于戰鬬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過上

有名之將倘不能料賊今之所遣往往不及更令深入
禍未可量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
三兩廢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它
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閒則攻方可就近以擾之
出奇以討之耳于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元昊始僭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著作佐郎通判睦
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將不知兵士不知戰
驟用之必有喪師瀝將之憂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雖
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
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

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蓋與吳育同而議者皆不謂然
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請及民力
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
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
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
政事宋綬曰大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于是召對除
直集賢院尋遷太常丞知諫院　是月詔止郡國舉人
勿以遺機爲名希求恩澤　夏四月辛巳降陝西經略
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爲右司諫知秦
州任福軍敗琦即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三

五資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脩見
利輕進帝知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及是乃奪琦使
權〔〕癸未降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
學士戶部郎中范仲淹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始韓周
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外
諸將敗亾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
利旺榮爲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
烏珠舊作兀卒今改書辭謾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
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
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

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呂夷簡詰周不稟朝命擅入西界周言經略專殺生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道州稅宋庠因言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本志欲招納叛羌耳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書爲仲淹辨帝悟乃薄其責　甲申以資政殿學士陳執中爲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而徙秦鳳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琮以副之琮在秦州前後凡四年劉平石元孫之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義軍以張兵勢于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

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　乙巳下德音降陝西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特支軍士緡錢賑撫邉民被鈔略者親屬　丙午以陳州布衣郭京爲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謀軍事京少任俠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帝召見特命以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學易通流衍卦氣法又精明樂理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

覆其器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渭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邊境無變異乎復言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于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陛下無災慮也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服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亡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西羌之變起自元昊不得已而應之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它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命爲

大理評事以疾辭乃賜處士號　是月遼罷修鴨綠江浮梁及漢兵屯戍之役又以東京留守蕭蘊巴舊作撒八今改言弛東京擊鞠之禁　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陳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陳既成臨觀之于是陳執中薦珣爲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其奏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

籠竿城麻氊党罰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撥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又拔滬之衆以出士皆歎服轄戩舊作瞎氈今改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遣以綈錦錯戩聽命　左正言孫沔奏南郊并逐年聖節凡支賚並許奏蔭子孫弟姪略無定數若皇親后族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俾之從政徒以害民欲乞今後約束人數定其久制以爲萬世法沔累奏皆與大臣牾又薦田況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

自代甲子涉罷爲工部員外郎提點兩浙路刑獄　出
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　乙丑追封
皇長子爲褒王賜名昉　辛未參知政事宋庠樞密副
使鄭戩並罷庠守本官知揚州戩加資政殿學士知杭
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庠數與爭論夷
簡不悅帝顧庠頗厚夷簡忌甚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議
范仲淹通書元昊事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
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淚罪仲淹也遽請斬仲淹已
而夷簡以杜衍之言爲是庠遂倉皇失錯論者皆咎庠
不知爲夷簡所賣也于是用朋黨事與戩俱罷　以翰

林學士王舉正參知政事旣入謝帝曰卿恬于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　以知益州任中師知河南府任布並爲樞密副使　詔夏竦屯鄜州徙陳執中知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　壬申徙知耀州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句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仇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爲給食諸

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爲漢用。僉署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帝嘉納之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得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用田況言也　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戸萬四百七十餘帳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寖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戸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䣺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効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

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覆得首級及傷者始以物賞仍依本族職名補選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癸卯命翰林學士王堯臣書寇卿知制誥郭稹看定三館祕閣書籍　丙午知幷州楊偕獻龍虎八陳圖及所製軍器帝閱于崇政殿降詔奬諭其後言者以爲器重大緩急難用云　秋七月己酉帝謂輔臣曰鄜延都鈐轄張亢與本路部署許懷德不能同心協謀何由了邊事宜令都部署司戒諭若故爲此以求內徙當悉奪官安置極邊已而亢疏言其所疑者十事大略謂將不知兵未闘潰亂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

亦未見必勝之理又賊至一處諸路援兵各踰十程千
里遠闊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異時更寇別路
必又如此是不戰而自弊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
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
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
必以大臣主事乎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以臣言
狂率不可用則乞重行降黜不報　壬戌置萬勝軍二
十指揮　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敢以
先朝已斷事相告言者罪之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
決三百不徵償小將軍決二百以下及百姓犯者罪同

郎君論。甲子，詔將來南郊，羣臣毋得請加上尊號。

乙亥，中書樞密院言：「陝西沿邊蕃部歸降者，多在蕃官帳下，請令部署司察其向背者，徙家內地，給閑田以處之。」奏可，亦從田况議也。

是月，元昊寇麟府二州，（攷異：東都事略作八月，宋史作七月，與長編同，今從宋史。）折繼閔敗之。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

甲申，河北置場括市戰馬，緣邊七州軍免括。

丁亥，詔南郊禮近，中外毋得以皇子生復有貢獻。

罷天下舉人納公卷。初，權知開封府賈昌朝言：「自唐以來，禮部采名譽，觀素業，故預投公卷；今有彌封、謄錄，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為可罷

詔從之　戊子命集賢校理曾公亮直史館梁適考試鎖廳舉人舉人有試官親戚者並互送別差官試鎖廳舉人自此始　麟州言元昊破寧遠砦砦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領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各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者甚衆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又復圍豐州　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爲險固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甞食不足欲案唐張說出兵故道復通河關未及就而卒及洎

子彥博爲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鄜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城中素乏水圍既久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汚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諜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尚有餘以汚堞紿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承乏之諫省及今未五十日凡內臣外戚醫官之類遷轉者且二十人大則防團刺史小則近職要司伏以邊陲用兵將士上功于朝未嘗有特恩殊命及之者今近戚坐受恩寵方技雜類恩澤過當宜爲條約禁止詔並依前降指揮常切遵守　乙未元昊陷豐州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侯秀

死之始王沿在幷州建議乞徙豐州不報不逾歲州果陷〔改異豐州之陷宋史不書日東都事略作戊子今從長編作乙未〕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爲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賞節制之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坐翫寇敵蹙國損威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　九月戊申詔鎮廳舉人自今文臣許應三舉武臣兩舉　庚戌以鄜延都鈐轄張亢爲幷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輿也時元昊巳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鈔麟府閒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關不啟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

城上旣入即閉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賊騎猶時出鈔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鎌與持兵衞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鬬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慙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歛博士簎之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諜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䏺間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

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於步戰溝捍寇路　以鄜延都監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為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案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衆　戊午杖殺中書守當官周卞於都市坐於內降度僧敕內偽益童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覺開封府止案餘人而不問堂吏知制誥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吏付開封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

辭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初劉從德之妻遂國夫人者嘗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帝後獲譴奪封罷朝謁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

庚申遼太后射獲熊遼主進酒爲壽未幾遼主獵於馬孟山以草木蒙密恐獵者誤射傷人命耶律迪古各書姓名於矢以志之復以石硜纍太保郭三避虎不射免其官　辛酉知秦州韓琦復爲起居舍人知慶州范仲淹復爲戶部郎中仲淹上疏曰國家長久之策莫若於

鄜慶渭三州各要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陳并力擊之又於西賊未經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要築壘拓地廣招彊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即會兵襲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義漸可驅使既不能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 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則那次邊就食糧草

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　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彊弩州無井賊斷河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錢甃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遂解去壬申遷旨都官員外郎

鄜州都監王凱全斌曾孫也數破賊有功賊圍麟州乘城拒鬬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遷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岊護糧道於青眉浪賊大至與岊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岊合

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兎毛川遇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鬭不解至莫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　癸酉降拜代副部署王元鈐轄康德輿楊懷志等官先是賊圍府州德輿等案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德輿移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爲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它則朝廷不悉聞也　冬十月戊寅修河北諸州城凡二十二州以備遼也案宋史載河北修城之事書月不書日今從長編作戊寅長編又云時聞遼

人將南下也案是時遼人未嘗議出兵宋人無戎知而誠示人以弱故啟遼人取十縣之謀今刪正

并州楊偕言豐州與寧遠寨已為賊所破惟麟州孤壘距府州百四十里遠在絕塞雖與寧遠界二州之間可以為策應兵馬循屯之地然其中無水泉可守若議修復徒費國用今請建新麟州於嵐州合河津黄河東岸裴家山其地四面絕險有水泉且曰靈夏二州皆漢古郡一旦棄之麟州復何足惜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黄河為界也其諭偕速修復寧遠寨以援麟州　丙戌

遼命東京留守蕭孝忠察官吏有廉幹清強者具以名

閒庚寅遼以女直太師達雅爾舊作臺押今改爲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都大王　辛卯遼皇子和囉噶舊作和魯斡今改生遼主第二子也北府宰相駙馬蕭薩巴迎遼主幸其第歡宴遼主命衛士與漢人角觝爲樂壬辰復歡太后殿以皇子生肆赦是夕夜引公主駙馬及内族大臣入寢殿劇飲　遼主好微行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王綱姚景熙馮立等皆因遇于微行後至顯官樞密使馬保忠嘗言臣下無勳勞宜以序進遼主咈然曰君不得專耶

甲午徙夏竦判河中府知永興軍陳執中知陝州竦任西事依違顧避久之無功又與執中論議多不合皆上

表乞解兵柄而諫官張方平亦請罷竦統帥執中又言兵尙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與方平議論略同朝廷是之於是兩人俱罷始分陝西爲四路以管句秦鳳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韓琦管句涇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句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范仲淹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遼主如中京　丙申詔三司副使自今遣喪者並如兩制例起復時鹽鐵副使張錫丁母憂而三司使姚仲孫請特起復之遂爲故事　己亥罷諸路銅符木契

辛丑詔令延路都部署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費　壬寅
知諫院張方平疏言臣嘗就西邊來者詢賊中事多云
元昊爲寇三年雖速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絕
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
情安得不困然業與大國爲仇儻有悔心勢未能自通
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而非時無名事亦難舉今因南郊
大禮宜推曠恩以示綏懷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
文或擇邊臣有名望者單使以諭上旨足彰朝廷德義
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且賊於其種落自尊大久矣向
者求請但欲自稱烏珠之號當國者慮害不深者此虛

名遂成實禍陛下若徇其前請加以歲賜使天下知陛下深識遠慮爲生靈計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　十一月丁未朔以四方館使高繼宣知幷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代楊偕也偕嘗列六事於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黜宂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偕累奏不止乃罷知邢州　詔江饒池三州鑄錢兼鑄小鐵錢三百萬緡以備陝西軍務攷異文獻通攷作江池饒儀虢州鑄小鐵錢宋史載此事不書日今從長編　壬子置涇原路彊壯弓箭手　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斛減

價出糶以濟貧民　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表章即且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令僞官持私書知州須俟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回鶻遣使貢於遼　甲子朝饗景靈宫乙丑饗太廟奉慈廟丙寅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詔陝西來年夏租十之二鄜府今年夏秋租及來年夏租保安軍今年秋租盡蠲之詔元昊背惠以來屢求歸附然其欲緩我師專爲譎詐是以拒而弗受況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朕爲之父母豈不閔傷自今仰邊臣但謹守封疆精練卒伍非因戰鬭毋得枉殺老幼及焚燒族帳國朝將帥之臣素有扞邊

勳名者委中書門下求訪其子孫特與錄用自今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者仍給官地修建令有司檢詳制度以聞　是月梁適使陝西還知慶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議其議攻曰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爲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先布信令大爲城寨以據其地城寨堅完當留

士兵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巡檢范全殖明以安撫之嚴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阨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又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御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要圖一處爲

撲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穩其守議曰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守愈久而備愈充雖賊時爲患不能困我此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之利也　十二月丁丑司天監上崇天萬年歷　戊寅詔陜西四路部署及轉運使兼營田　癸未鑄慶歷

元寶錢　甲申命丁度梁適同三司放天下欠負　已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景祐初以三館秘閣所藏書閒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甲午韓琦言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亾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槪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亾歿主將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經署許親隨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亾歿者並斬從之　丙申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宗

寳爲右羽林衛大將軍　以才人張氏爲修媛　遼主
聞宋討元昊屢敗欲興師南伐復取關南十縣集羣臣
議南院樞密使齊王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
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楚王蕭孝
穆曰昔太祖南伐終以無功嗣聖皇帝仆唐立晉後以
重貴叛長驅入汴鑾馭始旋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
餘年僅得和好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强然勳臣宿
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罪無故伐之其曲在我况勝敗
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遼主不聽丁酉以伐宋詔諭諸
道會師於南京以惠與太弟重元將之孝穆以年老乞

骸骨不許攷異遼史興宗紀云上聞宋設關河治壕塹恐爲邊患與南北樞密吳國王蕭孝穆趙國王蕭貫寧謀取宋舊割關南十縣地據蕭孝穆傳及蕭惠傳則孝穆力諫南伐未嘗與謀本紀誤也孝穆以六年封吳國王九年已徙王楚而紀仍書吳國王又遼主所與謀伐宋者蕭惠耳紀作蕭貫寧疑惠一名貫寧也惠於六年封趙王至是已徙封齊紀仍作趙王又遼以宋人設關河治壕塹爲舉兵之詞非紀實畏宋人先舉也今不取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四 起元默敦牂正月盡九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二年 遼重熙十一年 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爲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及宣徽院宣頭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

招降蕃部從之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淑奏請先策次論次賦次貼經墨義而敕有司并試四場通校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自元昊反師興用度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它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姦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爲姦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庚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范宗傑爲制置解鹽使往

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宗傑雍子也　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副使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帝悅令中書檢眞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請試之乃以爲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有鄰孫也

壬戌詔以京西閑田處內附蕃族無親屬者　遣使

河北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癸亥詔磨勘院考提點刑獄功罪爲三等以待黜陟　辛未泰州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韓琦言州東西居民及軍營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禦請築外城凡十里至是成之　遼主謀親帥師南伐意未決乃幸舊相張儉第使尚食先往具饌儉卻之進葵莧乾飯遼主食之而甘徐問以南伐之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遼主悅而止復卽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是月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舊作特末今改〔考異〕宋史富弼傳及涑水記聞皆作蕭英蓋一人而兩名也翰林學士劉六符來使取晉陽及

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

（考異）劉六符使宋遼史旣書於重熙十年十一月復書於十一年正月蓋先有此議至正月始遣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皆中朝人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遼主宗眞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對減民賦可也宗眞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增歲幣案遼主脅南伐之謀自因宋人喪師於夏乘釁而動耳其時蕭惠承順上旨雖以蕭孝穆之力諫而不見聽旣而因張儉之言始不親率師南伐而命六符使宋索地非六符首建此策而自請出使也老學菴筆記恐屬傳聞之誤

二月丁丑詔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帝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秦州韓琦請降樞

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　知保州王果先購得遼人南伐諭窠以聞且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出入之路預為控守詔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果饒陽人也

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廊知制誥富弼言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上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皆

以爲祖宗故事不可遽廢癸未詔復殿試如舊　丙戌
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
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
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御史中丞賈昌
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及是瑀又言帝即位其卦直需
其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
好之美帝駭其言昌朝即劾奏瑀邪說罔上不宜在經
筵乃黜瑀而命崇文院檢討臨淄趙師民爲崇政殿說
書　乙未詔眞定府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芻糧
及器甲又詔河北路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又詔河

北諸州彊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彊勁者刺手背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於是彊壯寖廢詔始下人情洶洶河北轉運使李昭遜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昭遜宗諤子也　辛卯保靜軍節度使新知澶州王德用入見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不誅今不足辱命帝慰勞曰河北方賴藉卿威名鎮撫其賜手詔遣之　壬寅遼主如鴛鴦濼　三月甲辰朔詔殿前指揮使兩省都知擧將才　丁巳命杜衍宣撫河東　辛酉參知政事（宗慤以疾罷　賜禮部奏名進士合肥楊寘等及諸科及

第出身同出身八百三十九人暨察弟也　己巳遼使蕭特默劉六符至京師致遼主書略曰粤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訖至柴氏與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肇創基業與敝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於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斷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略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

殘民之伐會無忌器之嫌營築長隄塡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詎淺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達悃悰先是遼吏言遼使且至帝爲之旰食歷選可使遼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帝爲動色壬申命弼爲接伴使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特默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特默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

怒此何禮也特默覺然怒遂從人掖而拜及特默等至
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廷議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
僖簡王允寧女與遼之皇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
獨弼以結昏為不可初遼太弟重元者挾太后勢嘗自
通書幣帝欲因今使荅之介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
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卽如此而欲以
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辛未授弼禮
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
急惟命是從臣職也柰何遽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
是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賊為邊患仲淹

謂种世衡素得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客族努額舊作奴訛今改者崛彊未嘗出開世衡至進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至其帳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努額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努額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受賊僞職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精於射賊不敢復近

蔡州　夏四月甲戌朔遼主須南征賞罰之令欲使宋遼臣告急於朝也　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議裁減浮費　庚辰詔以右正言富弼為回謝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粵我烈考章聖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彌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遼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置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烽遂舉薊門之役義非

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假擾邊陲緣議討除已嘗鬭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賛云無報聘嘝旁午屢鬨嫌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覩異論良用憫然謂將彰於在原反致議於忌器復云營築隄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藴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諒惟聰達應切感思自餘令劉六符口陳書詞翰林學上

王拱辰所撰也初遼人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一時莫
知所荅拱辰獨請閒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僞遼人寇石
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
北征安得謂之無名帝喜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議故事
殆難荅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爲者哉
一葦可航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踰矣
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拱辰對曰此六符夸
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戎騎也帝深
然之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於
遼館伴杜防彊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之曰我不

能飲何彊我至是遼使來以爲言故出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使遼及接伴送伴臣僚毋得過飲其語言應接務存大體　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龎籍等以籍與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邉民焚略幾盡籍既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爲敵出入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御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復賊所據故地築清水等十一堡　甲午徙知

滄州王德用爲眞定府定州路都部署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廷擇將以備北邊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物情未協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助之知諫院張方平亦言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飭壘事爲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奐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莫若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遼兵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己亥以知秦州韓琦爲秦州觀察

使知渭州王沿爲涇州觀察使知延州龎籍爲鄜州觀察使知慶州范仲淹爲邠州觀察使　五月癸卯朔徙幷代鈐轄張亢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餉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隨以兵數萬趨栢子寨邀我歸路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鬭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於兔毛川亢自以大陳抗賊而使驍將張岊以短兵彊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疲耎不能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

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耳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孤彊議未下而朝廷慮遼將渝盟乃徙亢高陽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滄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爲名調農兵八萬邀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眞以爲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　壬子出詔書裁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爲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

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邀事寧日稟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開封張茂實爲回謝國信副使以符惟忠道病卒從富弼請也　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攷異李燾云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爲五月七日敕案甲寅乃十二日今從實錄）　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釋河北諸州軍繫囚嚴飭行宮增制倉廒營舍並給賞錢毋得科率初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遼人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遼人畏壯侮怯遽城洛

陽無以示威反長彼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
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城洛陽
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
城郢計也使遼人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
備宜在河北亦建北京識者韙之　己未以知天雄軍
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　慶州之西北馬鋪寨
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
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
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
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白豹金湯皆𧂐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鈔少　癸亥新邠州觀察使范仲淹鄜州觀察使龐籍並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攷異）長編載知諫院張方平言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得換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係乃授之馬知節罷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郎員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祿使之樂下本朝之意夫豈爲薄誥命已頒章奏沓至就或聽拜乃懷大慊朝廷一切含容君命諠啟輕削蓋爲仲淹籍而發李仁甫謂方平實爽簡黨人私作奸惡幾壞國事其言甚當今不取

甲子名江南東路轉運使

楊察入爲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郡專以舉官爲急務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拾羨餘則俗吏能之矣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帝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眞定府定州路都部署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爲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遼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提枹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

所鄉覘者歸告其國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無一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　以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贇疾故也　丁卯徙知成德軍張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遼與元昊爲婚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安習意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等爲服飾自宮廷始民庶犯者必寘法　六月甲戌出内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匹給邊費　壬午

遼主御含涼殿放進士王construct等六十四人　遼禁書進

覲於朱　癸未徙知杭州鄭戩知幷州兼河東路經略

安撫沿邊招討使尋改知鄭州杭州有錢塘湖溉民田

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淺既納國後不治葑

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

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丙戌

建定州北平寨爲北平軍　戊子以樞密副使任中師

爲修建北京使以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佐之　乙未

以天章閣待制明鎬知幷州兼河東經略安撫沿邊招

討使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憂其誤軍事乃取尤不職

者杖之族歎子弟皆自解去更奏罷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會有忿爭殺倡婦者錯不問倡婦聞之皆散去　是月侍御史雍邱魚周詢劾判河陽張耆典藩無狀乞令就京邸養病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州

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疏請廢樞密院并其職事於中書不報　丙午樞密副使任布罷知河陽布任樞密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怵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且斥布不才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帝問知匿者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

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布布遂罷去遂倚留京師望除諫官夷簡尋以宅事黜之 戊午以右僕射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權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使如故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遼人惟所擇弼等至遼特默已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劉六符爲行宮副部署遼主

命六符爲館伴六符言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弼曰此必
志在敗盟假此爲名南朝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
堅執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卽發兵
而遣使好辭更議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遼主弼曰兩
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遼主曰南朝違
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
舉兵朕以爲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
晚弼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
爲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亾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致異東坡集載富弼神道碑載弼對遼主之言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宋云云東都事略及宋史大率據神道碑然澶淵之役宋人以歲幣請和今乃云縱其歸以爲德恐不足以服遼人長編引范純仁行狀及弼奉使錄亦無此語也然遼史不載弼應對之詞猶云遼與宋和生靈歲幣則利在國家交兵則利在臣下上感其言和好始定是遼人實

屈於弼之正論今合兩史書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壘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遼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與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遼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

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遼主顧其臣國語良久乃
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舉乎既退六符謂弼曰吾
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爲
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昝澶淵白刃相向章
聖尙不與關南豈今日而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
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
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
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
邪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其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過
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

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翼日遼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耳遼主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諒耳既退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耳弼曰結昏易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

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
哉弼揣遼人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
事資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遼人結昏之意緩且諭弼
還弼曰二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畱畢議遼主曰俟卿再
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
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荅遼人書并誓書凡
爲國書二誓書三議昏則無金帛若遼人能令夏國復
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不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增
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

三不得停罰逃亾諸色人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五函并副追及弼於武彊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遼人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彼必疑吾事敗矣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所料卽疏報又遣其屬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帝欲知北事亟召挺對便殿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執政陰謀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對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翼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爲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帝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

殊言夷簡挾不爲此直恐譔耳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猶學士院明日乃行　八月戊子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時任中師奏行宮大抵摧圮請覈修之帝令撥修寢殿及角樓餘皆完葺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宮館驛廨舍亦量加葺治　九月辛丑朔以太常博士陽翟孫甫爲祕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初衍守京兆辟甫知府司錄事吏職纖末皆倚辦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乃得諍友　初命呂

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風霾終日朝論甚喧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右正言田況復以爲言夷簡亦不敢當丙午改兼樞密使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幾三百萬緡乞加詳議詔三司擘畫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請選擇近臣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謀議所以豐財省用守備經遠之計即如沿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也多畜馬軍既不足用徒費芻茭今方北備契丹乃是用騎之地乞以陝西新團士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

轄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遼翼日引弼等見遼主遼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固不若歲增金帛但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耶遼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重惜生靈故致幣帛以代干戈非懼北朝也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耳遼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遼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旣與之遼主曰納字自古有之弼曰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

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賴利爲太宗所禽豈復更有此禮遼主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議之於是遼主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王實遣耶律仁先劉六符來議獻納字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爲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其氣折矣不可復許　乙丑遼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攷異）宋史仁宗紀作乙丑遼遣耶律仁起疑傳寫之譌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作仁先與遼史同漢人行宮副部署劉六符入見以誓書來誓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案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

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同慈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茲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繒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隄堰水口逐時決泄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

馬如行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務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仍議文書稱貢論者難之仁先曰畏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議論相持不決朝廷用晏殊議以納字許之（攷異遼史興宗紀及耶律仁先劉六符傳俱云宋歲增銀幣十萬兩匹而宋史富弼傳弼爭貢字甚力朝廷卒以納字與之日知錄已疑二史抵牾嚴道甫力主遼史謂宋人畏遼外爲大言以自飾耳余案遼史敘宋事亦多夸張本國之詞其時宋尙能立國且富弼詞直未必遂稱貢也今參二史互用之）

閏月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吏部郎中

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弼數論事忤呂夷簡因薦弼使遼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　壬午以太子中允通判秦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詞甚切直　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歿于定川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

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爲先鋒趙瑜總奇兵爲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

利速戰宜依馬欄坡布柵扼賊歸路因守鎮戎以俟餉
道疾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命
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
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旣而知和與
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
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
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
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番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
北頭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壕
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

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遏軍環圍之
又絕定川水泉上流劉賀帥蕃兵鬬於河西不勝衆潰
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陳東北隅賊四面俱
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
部伍相失陳遂擾士卒拳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
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
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
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鬬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衆
稍卻然大軍無鬬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
賊聚大圍城四隅臨西北譟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陳

問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乃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陳趍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眾不從及旦懷敏東馬東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攷異）（宋史云諸將死者十四人今從長編）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于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諠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

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沿邊安撫司今遂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徭悉罷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